

一个少女的日记

[智利] 玛丽亚·特雷莎·布德赫

毛 霖 童欣译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

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藏

责任编辑 陈 华
封面设计 周宝工
技术设计 刘无声

《一个少女的日记》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油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 印张 10.5 字数 210千

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成都第1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2000 册

书号：ISBN7—5409—0529—8 \ I · 113 定价：2.85元

3 511671



CS132907

亲爱的女儿：

我履行自己对你许下的诺言，
为你写了一本书。

将来，不管生活给你安排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，我相信你的心会永远象现在一样纯洁质朴和乐观向上。你正直善良和高雅脱俗的形象将美妙无双。

你的母亲

样

主要人物表

主人公：帕特莉西娅·巴尔德斯

爸爸：主人公常常昵称他“爸比”

妈妈：

姐姐：诺拉 主人公戏称她为“完人”

姐夫：米格尔

舅舅：马塞洛

叔叔：彼得

阿姨：梅拉尼娅 主人公背地里叫她“老保守1号”

女仆：埃杜维希斯 主人公背地里叫她“老保守2号”

厨娘：特兰西托

花匠：佩德罗

车夫：尼古拉斯

男友：爱德华多

医生：迭戈

小朋友：小胡安

老师：贝尔加拉嬷嬷

“我们的影子要比
我们自身高大。”

格言

12月16日 我要记的事情有那么多，不知道这个日记本能否装得下。

这个漂亮的本子，是我的爸爸，我亲爱的爸爸送给我的礼物。他让我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变化，把我想到的一切，把我愿写的一切，统统记在这个本子里。

这是一个厚厚的、精美的本子，有一把带钥匙的小金锁。最称心如意的是日记本可以上锁，既有神秘感，也便于保密。只有我才是这个本子的主人，谁也不能读它。

我非常喜爱这个本子，它象是我的朋友，是我唯一的“亲人”，目前它就代表我们全家。我是刚刚在我的房间里，说得确切些，是在我的牢房里，找到这个用蓝纸包着的本子的，同时还看到了一张卡片，上面写道：

帕特莉西娅：

现将我答应给你买的本子送给你，望你也能履行诺言，别忘了我对你说的话。在本子的最后一页，你能找到我亲笔写给你的赠言。

拥抱你并为你祝福

你的爸爸

我打开纸包，找到了那把用白带子拴着的小钥匙。本子的外壳是蓝皮做的。打开本子后，尽管我能猜得出爸爸会给我写些什么，但我还是急不可待地翻到最后一页。那里果真出现了爸爸与众不同的笔迹。他写的是：

“我们的影子要比我们自身高大。”影子这个比喻，我到现在也弄不大明白，需要人给我讲解。可是现在，哎呀，从哪儿写起呢？一天之内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好像过了许多年。

现在是下午六点，两个小时前我就来到了这所房子里，可到现在还不知道女主人是什么模样。

我按响了铁栅栏上的门铃后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给我开了门。她态度冷淡，干瘪瘦削，一副爱发号施令的样子。我向她道了“午安”，她用一种喑哑的嗯嗯声回答了我之后，即转过身去说了句：“从这儿走。”

司机把我的两只箱子从汽车上搬了下来，我向他道谢以后，便跟着这个忧郁的女人向前走去。打一开始我就觉得她长得像个巫婆。

看来这是一座乡间别墅。房子在右面一字排开，一间挨着一间，都面向一个宽宽的走廊。旁边是一座花园，那里筑了一道围墙与邻院隔开。这就是我跟着那个迎接我的女人向前走的时候所能看到的一切。走廊镶了打蜡地板，中间铺有地毯。我们静静地、一点声响都没有地向前走着；大约走过了七个或八个房间，个个房门紧锁，只有最后一间的门开着。

“这是您的房间。”哑嗓子对我说。

在我满怀好奇地观察我的房间的时候，巫婆样的女人走了出去，然后把我的两个箱子拿了进来。进门之后，指着屋角的一个大箱子对我说：

“这是从圣地亚哥给您运来的，钥匙放在小衣柜上。您先呆在这里，等夫人能接见您的时候就来通知您。”

“谢谢！您叫什么名字？”我问。

她伸手把门关上，以此作为全部回答。

我想笑，因为我总觉得一切都好笑。可是当我向大衣箱扫了一眼之后，便立刻意识到应该正视现实了。

我连帽子也没摘下，就拿起钥匙，跑到地板上去开箱子。

这个大箱子是从爸爸、妈妈那儿运来的，把我们家的一小部分家当——我所有的东西都装来了。假如大箱子会讲话，关于里边的物品它能向我讲述多少故事啊！

当我拿起放在最上面的一个硬纸盒子时，心里真是悲喜交集。双手哆哆嗦嗦地将盒子打开，里面摆着我的洋娃娃佩露萨，她是我童年时的伙伴，虽然这几年住校以后，我对她有些淡忘，但我一直非常喜欢她。

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记得我的洋娃娃，更能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个人还能想到把她寄给“流放”中的我，这就是我的姐姐“完人”。在我把东西一件一件地从箱子里取出来的时候，发现我的许多“宝贝”都和衣服一起运来了。其中有我的像片、邮册，还有一个长毛绒玩具狗，这是我最好的大朋友马塞洛送给我的。

尽管马塞洛是妈妈的哥哥，可我和姐姐从来不叫他舅舅，他永远是我们俩最好的朋友。

摸着这些物品，我感到不那么孤单了。突然我在房间中央跳了起来，想起自己得有条不紊，就是爸爸常要求我们具备的那种条理，他说那是一种美

德。

于是我摘下蓝色贝雷帽，脱掉中学校服，系上从箱子里取出来的印花围裙，坐在床上，打算整理东西。就在这时，我在床头柜上发现了那个蓝纸包和爸爸写的卡片。用一分钟打开纸包，用一秒钟找自动铅笔，然后就在这里一刻不停地写了起来，好让爸爸高兴。自然，我到现在为止什么也没收拾，一见到这个心爱的日记本，就把生活要有条有理的良好愿望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好在有的是时间。

现在我要把本子合上了，因为哑嗓子刚刚敲我的门，威严地告诉我：

“夫人在等您。”

夜

我困得很，明天再写吧。晚安，爸爸和妈妈；晚安，“完人”。

12月17日

刚刚吃过早饭，收拾完房间，现在一切都井井有条了，比昨天看着舒服多了。我这个房间很大，房门朝向走廊，屋内还有一扇门与旁边的房间相通，但那扇门是锁着的。房门对面是一个朝向花园的大窗户，我觉得整座房子只有我这一间有窗

子。

房间里的家具全是深色的，但是现在就像我爸爸说的那样，一切“都很和谐了”，因为屋子的各个角落都摆满了我的物品和那些令人愉快的“宝贝”。

昨晚我才知道，旁边的那间屋子是为“完人”准备的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到现在还紧紧地锁着。

我用来写日记的桌子并不是写字台，但却很漂亮。我把它放在窗下；桌上放了一个花瓶，里面插着玫瑰，那是我清晨从花园采来的。这几朵花十分艳丽，有两朵茶色的，另外四朵是象雪一样的白玫瑰。旁边放着爸爸的照片，我正在凝望着他，他也用那双半灰半绿的明亮眼睛注视着我，好像在对我说：“帕特莉西娅，帕特莉西娅，你想来看看昨天的工作成果吗？”

爸爸，你现在在哪里？爸比，我还愿像往常你我单独在一起时那样叫你，我的好爸比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啊！你知道当你在教会学校对我说再见之后发生的一切吗？你知道梅拉尼娅阿姨多滑稽，滑稽得要死吗？你要是能知道我怎样时刻想念你，并和你同欢共乐该多好啊！我现在正在端详你的像片，觉得你还是老样子：你的大脑门，你头发向后梳的发型；你的对别人来说严峻，

对我却是无限温柔的眼神；你的表情，你的一切，对我都是亲切的，是我的保护力量，是我的精神支柱。以后我要写封长信给你，爸比。

爸爸的照片旁是我的小玻璃糖盒，不过里面是空的，因为我没有糖果。

我把妈妈的照片摆在小衣柜上面。妈妈长得真美，出奇的美！照片上的她穿着深色衣服，袒胸露臂，她不象梅拉尼娅阿姨那样梳发髻，而是满头蓬松的卷发。

不知为什么，一看到爸爸的照片，就觉得他像是在对我说：“帕特莉西娅，应该工作。”而看到妈妈的照片时，听到的仿佛是：“帕特莉西娅，穿上那件白连衣裙，到这儿来，我给你梳梳头，打扮得漂亮点，今天家里请客。”

看到妈妈就想起丝绸、花朵，想到那些她特别喜欢的漂亮、华贵的皮衣。

在妈妈的照片两边我各摆了一件她送给我的礼物：一小瓶香水（这是我长这么大唯一的一瓶香水），还有一个放手套用的小盒子。

我把洋娃娃佩露萨放在床腿边，她穿戴整齐，干干净净地坐在那里。而长毛绒玩具狗却躺在我的大枕头上。床头柜上放着我的表、“完人”送我的书《效法基督》和我与“完人”的一张合影。

床头上方挂着圣母与圣婴像。在教会学校时，这张画一直陪伴了我好几年。记得我差一点将它送给拉克尔·迪亚斯，因为她很喜欢，但是贝尔加拉嬷嬷阻止了我。她做得很对，要是没有这张画，我一定会感到无限痛苦。

.....

下面是写给爸爸的信。

我的爸比：

我这是从你给我安排的流放地给你写信。你为什么要挑选这个我根本不认识的阿姨家呢？.....你完全可以把我塞到马塞洛家嘛，在那里我一定会过得十分愉快。但你也用不着为这事苦恼，我这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，我的境遇还不算太坏。“完人”至今还没有来，我觉到有点儿孤单。不过，这也不完全是实情，你瞧，我不是有自己的“宝贝”玩具陪着吗？再说，我还有那条看家的大狗卡皮坦呢，它和我一见如故，现在跟我成了生死之交了。

啊，我还没告诉你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呢。

我是下午四点离开学校的，弗里亚斯夫人坐她的车来接我。她是一位老太太，是修道院长的好友，所以他们托她照顾我。告诉你，离开学校的时候，我喉咙里堵得难受，我是带着那种十分难过，但又要强压悲痛、不能流泪的心情离开的。

我告别了修道院长和诺尔加拉嬷嬷，这位嬷嬷是我的老师，她一直把我送到校门口。看得出来她很动感情，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盒长条甜糕，递到我手里。告诉你，爸爸，她之所以给我点心，是看到我这个小女孩太伤心了，想用这种方法来安慰我。她让我及时写信给她，她也要经常为我祈祷，然后非常亲切地拥抱了我。她对我这样好，离开她我真难受极了。最后，我钻进了汽车，坐在弗里亚斯旁边，就出发了。

我们两个坐在那里，谁都不说话。我很想哭，天晓得这是为什么。这时我记起了甜点心，于是拿出一块请老太太吃，她接了过去，我自己也拿一块吃了起来，这样我的嘴就闲不住了。

汽车在一条我从未见过的公路上奔驰，这倒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梅拉尼娅阿姨家。一个既干瘦又冷淡的女人给我开了门，这个女仆原来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的心腹，叫埃杜维希斯。一踏进我的房门，就看到了你送的礼物和那张卡片。谢谢你，爸比，这本子很漂亮。我立刻坐下写了起来。我要在本子里记下一切的一切，就像你希望的那样，好让你满意。你在最后一页上写的话让我觉得，你那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我无法

忘记最后一次在学校见到你的情景。修道院长一把
个女孩从课堂上叫出来，这在我们学校可是一件非
同寻常的大事，那一天我简直成了英雄人物。当我
得知你正在大厅里等我，他们同意我去见你，而且
你让我和你在一起呆多久就能呆多久时，我是多么
高兴啊！
可是我刚与你拥抱，就从你的眼神中发现你正
在为什么事发愁。你告诉我，妈妈身体不太好，她
将按照你和其他医生的建议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作短
期旅行；而你要乘五天多时间的船去欧洲，先到维
也纳开会，然后再去瑞典和挪威参加一位著名教授
的学术报告会，所以你决定让我和诺拉来梅拉尼娅
阿姨家，和她一起住在这乡间别墅里，等妈妈回来；
你还说，诺拉先留在圣地亚哥，照管咱们的
家，等安排停当，锁好之后就来和我住在一起。

你让我耐心等待，表现得好一些，时常找些事
情做做。我要求你允许我等到年底，等到学校发奖
之后再离开那里，你却伤心地望着我，同时对我说，
很遗憾，无法满足我的要求；你说你很想在动
身之前把我在新住处安顿好，当发现我对此感到诧
异时，你要求我听话，别让你失望。
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当我向你表示去做你要我做
的一切时，你眼里流露出了轻松的表情。但当我们

道别的时候，我的眼里还是不由自主地流出几大滴眼泪，于是你用一种不算太生硬的口气对我说：

“我希望我的帕特莉西娅成为坚强的人，来，昂起头！”

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走进了校内的小教堂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因为那里很清静。我跪下祈求圣母保佑你，让你在这样长途的旅行中一路平安，给你赐福，给你安慰。爸比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去祈求这些，但我知道，我感觉到，你很需要力量，极需要安慰。从你的眼神里可以看出，那一天你有什么事瞒着我。那既不是你工作上的麻烦，也不是你的病人的问题，更不是科研上遇到的难题。不，都不是，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是你内心的烦恼，而且是只能告诉最关心我们的人的痛苦。我也为妈妈做了祈祷。妈妈真美，真好，可我不明白，她为什么不在走之前先来看看我呢？也许是因为病得太重了吧。我想，等诺拉来了之后，我就会知道一切的。

你来看我之后两天，修道院长就照你的吩咐把我送到这里来了。

我想，这会儿学校合唱团一定很想念我。你知道吗？教我们音乐的嬷嬷说我是她的左膀右臂，说我永远不会让她失望。爸比，这一点我只告诉你一个

人。我並不真的以为我的声音和谐或者动听，我只是喜欢唱歌，即使没人请我唱，我也爱高声喊叫，这才是实情。

好，还是接着对你讲来这里的情形吧。我到达的那天，临近开饭的时候，梅拉尼娅阿姨派人来叫我。我穿过长长的走廊，走进了第一个房间，看见她坐在一把大椅子上（你是认识她的，根本用不着我向你做任何介绍，但我想对你说，你并不是很了解她，否则，就不会把我送到这里来了）。这是一个很瘦、很高、全身黑色装束的女人。她用一只又瘦又长的手指着身旁的一把椅子示意我坐下。我凝望她的脸庞，只见她眼睛很小，眼窝很深，大概是为了打探别人的隐私吧！她的嘴给人一种阴郁愁苦的感觉。你知道吗，爸爸？从这样的嘴唇里是发不出笑声的，也许是不想笑，也许是不会笑。她的表情冷酷严厉，呆板僵硬，就像一条浆过的床单。

“午安，梅拉尼娅阿姨。”我边坐边向她问好。

“你是帕特莉西娅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梅拉尼娅阿姨。”

“诺拉什么时候到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梅拉尼娅阿姨。爸爸对我说，她得把圣地亚哥的家锁好之后才能来。”

“她像你吗？”

“噢，不像，‘完人’和我一点儿也不像”。

“‘完人’是谁？”

“‘完人’就是诺拉。”我边笑边回答，“你自然不会知道。对大家来说，她是诺拉，对我来说，她是‘完人’。我这么称呼她，是因为她没有缺点毛病，她是……，这么告诉你吧，她是个完美无缺的人。”

“真荒唐！谁也不能完美无缺。我宁愿叫她诺拉，你给她起的那个名字叫我讨厌。”

我暗想，不管这个女人叫梅拉尼娅，还是不叫这个名字，都让我非常讨厌，可我什么也没有说，生怕露出这句话。

在我沉默的时候，梅拉尼娅阿姨一直在端详我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对我说：

“看来你还是个孩子，所以我要提醒你，不要糟蹋我花园里的东西；把鞋子弄弄干净，以免踩脏走廊上的地毯；你来餐厅吃饭的时候要穿深颜色衣服，因为我不喜欢看到鲜艳的颜色，我的生活很不幸。”

“可以对我讲讲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可以。”

“啊！”